

新时代之光

## 奋斗者之歌

谭仲池

“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坚信不疑。愿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  
——钟扬《入党申请书》上的话

当我含着眼泪 颤抖着手中的笔  
在稿纸上写下：奋斗者之歌  
我浑身的热血在沸腾  
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  
我的眼前出现钟扬魁梧的身影  
标志性的双肩包  
褪色的卷檐帽  
放射光泽的黑色皮肤  
一脸坚毅的表情  
他正和学生手牵着手  
在日喀则的河谷中  
艰难前行……

雪峰肃立 白云呜咽  
随着钟扬的骨灰  
融入雅鲁藏布江的浪涛  
他一生奋斗的辉煌光焰  
便化作永恒的生命之歌  
永远与祖国的山河  
在一起奔流放声

此刻 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听到了四千万颗种子的哭泣声  
我听到了十六载风雨岁月的诉说  
我听到了西藏森林旷野山鹰  
和牧民们深情的呼唤  
我们深深敬仰和爱戴的索朗顿珠！

上海滩涂“复活”的红树林  
复旦大学实验室的明亮灯光  
故乡湖南邵阳的田园石桥小路  
独居武汉白发父母的殷殷期望  
更有妻儿朝夕的牵挂和思念  
怎能相信 一瞬间  
你竟走向生命的远方

钟扬呵 我知道你没有离开  
你不息地奔波寻觅  
有时一天乘车颠簸七八百公里  
还有滚石砸中你的车  
只因在荒原迷路缺水缺粮  
几乎九死一生绝望向天  
你真的很累 多么需要睡上半个时辰

你不曾安心去睡

因为你知道自己奋斗的价值  
我在创作电影《袁隆平》剧本时  
就得到这样的人生启迪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而你一样动情地说：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原来你们的人生  
都属于科学 属于国家  
属于对人类生存的庄严承诺

钟扬 你是种子 更是播种者  
只因为你懂得种子深蕴的拯世基因  
你才冒险攀登上六千两百米  
去珠峰采集人类海拔最高的种子植物  
在冰川退化后的岩石缝里  
美丽诱人的“鼠曲雪兔子”跃然眼前  
从蒲公英香柏巨柏红景天独一味  
到垫状点地梅 纳木错鱼腥藻  
无数神奇而珍贵的种子  
都在构建你梦中的植物宝殿

钟扬 你说得真好  
人不是因为伟大才善梦  
而是因为善梦才伟大  
故你用诗句告诉追梦者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儿 出没于雕梁画栋  
唯有那骄傲的藏波罗花 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钟扬 你就是高山绽放的藏波罗花  
总为一个遥远的期许在默默播种  
总为一个心中的善梦在奋斗不息  
因此你还有一个“天路计划”  
就是要将时代的种子  
播进藏族学生的心中  
你说“我戒得了酒，戒不了去西藏”  
病倒了 还在病床前深情指导学生

于是 西藏有了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有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  
有了西藏大学生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有了西藏自己的种子资源库  
有了第一批学科带头人  
有了你最爱的学生“种子”

是啊 那一条条奔泻的银链之河  
那一座座白雪皑皑的触天巅峰  
那一片片让人心驰神往的绿色草原  
那一道道如诗如画的天边彩虹  
都在对钟扬致敬礼赞

不拘一格。

刘医师家是祖传中医，祖传的东西，你看见的结果确凿无疑，幽深的源头始终难看清，顶多只能说得他爸爸是中医，爷爷也是，太爷爷还是……中医用天下万物治天下之人。比起天下之人，这天下万物的历史更悠久，道行更深。可能因此而被看得寻常，甚至视而不见。想不到经过中医之手，它们忽然翻身成为良药，这很有利于鼓舞起病人的信心——谁敢说理解世间万物？硬说通通理解，也未必理解得了它们配伍之后产生的各种效力。只要想想黑白围棋才多少颗棋子，就让人忙活了多少代仍在焦头烂额。

我们一直叫他医师。医师医师，有医有师，是医是师，代表乡亲的尊重与信赖。后来到城里坐诊，算是上了厅堂，能撑起很大的场面。他不是科班出身，当他退休以后，一身硬功夫成了硬通货，作为专家被聘为坐堂医生，科班不科班从此没了讲究，人们找他看病也从此方便了起来。

刘医师年岁渐深，一桩心事也渐渐长大。祖传中医讲究的是衣钵相传，比较遗憾的是儿子勤勉聪颖，学业有成，却非医学，他就没了传承人，当年他本人又非导师之类的身份，所以也没有安排带徒。很长时间，想到家传中医，到他为止，犹如自废家传武功，未免憾然与不甘。就有择空写下三言两语的念头，年来付诸行动，便是将历代行医积成的珍宝默默交出世间的意见。

想到他写的医案，日后有心人看到，学到，用到，相当于假手他人，使病人得益。治好了病，续人性命，也就是留份慈悲在世间。

社会上“非遗”喊了很多年，做了很多好事，但似乎还没到中医这行当。可喜的是近来看上去有不同气象，城里中医馆的出现便是鲜明的征兆。如果在祖传中医上头都不足以自信，类似在中餐上没法自信，也真是没地儿去自信了。

我观察过他的那些病人——人生劳苦，肉体不安，无论他换到哪里，后面总跟着一串人。有部分面容焦枯，神色淡淡，看得出身上一条命放出去旷日持久，成了风等一只，而手上的线愈来愈短，愈来愈细……难怪他的医案里都是癌症、怪病、慢性病。人们来到他面前，是要将手上的线头

交到他手上，请他发力一同拉住这条命。

当然更多的还是普通病。流感，普通吧。跟他相知的人得流感，拔脚投奔而去，光景是在跟时间赛跑。行动敏捷的话一帖下去管够。当然如果有预感吃点他推荐的中成药就成，不劳他开方子。以我的推测，无非是不好的东西侵入，先从皮毛，然后一步步登堂入室，他的药便是赶在之前将其赶出来，所以早早迟迟决定着痊愈的快慢。比如还在敲你家门的时候就将其赶走，容易，等到了内室再往外推搡，必定费点手脚，连累家里的桌椅翻倒。

有时候，走路不小心扭了，也找他，然后到手一团青黑色的草药贴伤处。告诉我有毒，揭下来后要小心包好再扔，免得伤及小动物们。

有一回母亲住院多天，腿上长出的大肿块，连日来无论怎么打针吃药都没用，拿长针刺刺，也没有什么下文。找到他，又拿来了一团青黑色的草药，告诉我们找片鲜菜叶敷上就好——鲜菜叶保湿。第二天即消，忧惧苦痛消失。大家看着奇特，他自己看着平常。不过是毒素结在此处，解掉了便是，他说。

将刘医师与武侠联系起来，除了他神秘的医技，还有他的行事风格。

还在岛上的时候，他挺年轻。有一天值夜班，接诊了一位急腹症患者，异乡人，在此举目无亲。经诊断，需要尽快送到海港对岸镇里的人民医院动手术。

一直以来，刘医师都是个坚定的中西医结合推崇者。

已近年关，正下着大雪。没有车子，只好敲开一位熟悉的拖拉机手家门，求他帮助送到渡口。气温低，柴油凝结，发动不出，抱了大堆的稻草烧化……顶着风雪到渡口，又没有船，当地派出所好不容易联系到了岛上唯一的机动船，正由手摇船改装，因未完工，只有一盏梢头灯。当年的船老大也只会摇橹，逼上梁山的刘医师只好第一次充当船老大，真正的船老大退而指引航道。

风雪交加的深夜，凭着一腔慈悲生出来的勇气，他闯过风雪、闯过浪涛、闯过黑暗、闯过所有艰险，将船平安开过海港。靠岸后，船老大守着船，他又独自将病人背上

还有他脖子上飘飞的神圣哈达

钟扬满怀着对祖国人民的热爱  
用意志的翅膀托着梦想穿越时空  
他要用植物种子播种未来  
去葱郁属于将来八十年到一百二十年的雄伟诗篇  
也许几百年后这些种子生根发芽  
又将有多少令人惊叹的生命景观出现

这就是钟扬的大德胸襟  
赤子情怀 纯粹人格  
先锋者的诗意人生追求  
也是这位伟大的中国植物学家  
对双胞胎儿子曾约定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对自己父母妻子最真诚的报答和感恩

钟扬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虽然你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三岁的年龄  
但那只是一个物种要拓宽其疆域  
必须迎接的险恶挑战  
那只是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  
去拯救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生的血红涅槃

钟扬 你在自己痛风时就说过：  
我痛风一个是痛  
一个是来去如风  
你还曾默默地对岁月倾诉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但我毫不畏惧  
你就是这样用高原植物赋予的坚强品格  
在世界屋脊书写圣洁的初心

这一切都是“种子”内心世界最光明的表达  
这一切都是写在种子播撒的大地上的誓言  
这一切都是回响你探索征途的沉重足音  
这一切都是化作你滴水穿石的铿锵金声  
这一切都是镌刻在祖国山河肌理上的瑰丽文身  
这一切都是新的时代万紫千红的一朵鲜艳标记

钟扬 你以奋斗者的姿态  
奋斗者的忠诚 情怀  
奋斗者的执着 向往  
奋斗者的坚韧 期待  
奋斗者的快乐 激情  
在播种未来 播种幸福 播种春天  
用自己忘我奋进的英雄本色  
告诉世界 中华民族复兴的澎湃力量  
就是从这亿万“种子”的心中  
奔涌而来……

去。负重上坡，路面结冰……但脚踏实地的感觉比起刚才好得太多了。

病人当夜动了手术，不久痊愈。

想象那天情形，海天一片混沌，主宰这片混沌的唯有暴烈的风声、涛声与机声隆隆。然而病人在呻吟，落在他这个医师耳中，生命的呼救声顽强而清晰。在此，他的确越过了医师身份，直接化身为侠客，掌舵的双手如握剑，带着他的病人共度命运里的困厄。那一刻，他的命与病人的命也确切地联系在一起，一沉俱沉，一浮俱浮。

尊重生命，爱世上的人，说说虽好，去做才更好。

只要天生血肉之躯，那里就是普通人无法洞悉的世界。幸而良医在此，殚精竭虑，祛邪扶正，相当于任侠仗义。至此，我相信了侠非虚拟。

我不时会为写作“着急”。

几年前，看到一位年轻作者要写自己家人打工的经历，便在一次开会的间隙苦劝他：“赶快写啊。”我羡慕他拥有这些“原生素材”，而我要穿过层层壁垒去采访，费尽力气，才能撷取一二。他似乎听进去了，也在频频点头，但又颇有顾虑——在哪里发表，在哪里出版。我劝他不要管这些，先写。他又说没太多时间，琐事一堆缠身。但我还是执拗相劝，并为他这样设想——你的家族就是个大树根，亲戚或同学或同乡就是树枝，你最后写成的那本书就是棵茂密的大树。几年后，一本和我描述类似的书出现了，且频频获奖，但作者不是那个年轻人。我又见到他，再次催他，“还可以写啊”，可他又陷入顾虑：别人已经写了，我再写是不是没啥意思了。

一位男诗人，热爱大江大海，写了不少分行诗歌，出了几本诗集，获了不少奖，但其实，他并没有挖尽自己的素材。他出生并成长的那个村庄，虽然小，却因置身于广东的经济大潮，不知发生了多少变化。如果他能定下心来，在村里找十到二十个典型，认真采访，详细整理，挖掘这些人家的前史，畅想他们的未来，将是本多么及时的大作！不仅填补题材上的空白，对自己的家乡也是个交代。为什么要写家乡而不是别处，因为你身处其中，感情的浓烈程度都不一样。“快写啊！”他回答：“工作太忙了，哪里有大块时间。”

一位女诗人，短诗充满宝石的光彩；其描述少女时代的散文，像羽毛般神采飞扬。读罢，非常之好，但总觉得还可以“更好”。若把视线从个人经历挪开，放到更大的背景中，不怕厌烦地查阅历史和地理资料，最终形成的文章，将会是怎样恢弘的状态？

我替别人着急，其实是替自己着急。每一个写作者在其成长过程中，都深深地被素材捆绑，而不能自由飞扬——什么事才算得上素材？怎么处理已有的素材？如何判断素材是否重要？如何让素材在艺术化的手法下飞升起来？

也许发现素材的过程，就是发现自己的过程——作家并不真正地了解自己。并不是任何目光所及的题材，都适合去创作。有些题材已经被写滥了，而有些题材你虽然写了，却没有调动起最深刻的情感；另一些题材，你觉得重要，但实际上，有一部分你更擅长的题材被你忽视了。

作家奈保尔有本书，我百读不厌：《作家看人》。实际上，这本书讲的就是如何甄别素材的问题。奈保尔认为，作家的“看见”与普通人的“看见”是不同的。他深深为自己的父亲惋惜，说父亲如果能早一点“看见”属于自己的那些素材，那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奈保尔所说的这种现象——你拥有好素材而不自知。事实上，你的素材别人不可替代，你的经验和细节也无法完全拷贝给别人，如果你没有写，那些好东西就将被永远淹没。

作家虽然可以读很多书，可以经历很多事，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在浩如烟海的各类事端中，总要有所选择，不可能捉笔

## 发现素材，用好素材

丁燕

作家论苑

就写，不可能什么都写。哪些是重要的、值得写的素材？如果找到了这个素材，怎样去下功夫，花时间、精力完善它？如何在别人已写滥的素材上找到自己的特点？这一切，都需要作家认真地思考和对峙。

重读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我发现路遥似乎早已笃定《平凡的世界》不平凡，所以，他写下注脚式的作品《早晨从中午开始》。后人要研究他，研究他的小说，哪能绕得开这部创作谈？但路遥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白什么是属于他的素材，他也是经过辗转反侧，痛苦煎熬，最后才慢慢体悟到的——就像将中药熬成汤剂。

创作的道路何其之难。发现素材的过程，其实就是廓清自己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不仅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美丽，同时也会看到自己的缺点和隐痛。这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难怪很多人一探探头，马上就退避三舍。谁愿意揭伤疤呢？然而，真正的作家，就是绝不回避自己缺陷的作家；真正能有所成就的作家，是不仅发现了独属于自己的素材，而且还是排除一切困难去创造的作家。去查资料，去采访，去不厌其烦地记录，去写初稿二稿三稿，再通过朗读修改，字斟句酌，最终定稿。

所以，从寻找素材开始。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第一步，像赤脚进入荆棘丛，你不仅要流泪，还要流血。你是作家，唯一的使命就是，“赶快写下来”，并且写好。如果你没有这种紧迫感，那你离作家的横杆还差那么几厘米。



早春(中国画)

王超

大地